

# 随萧乾看望冰心琐记

沈飞德

冰心老人在93岁时，与她亲切地呼为“饼干”的萧乾先生一起担任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共同主办的《世纪》杂志编委会主任，她晚年的这个荣誉性职务，关心或研究她的人士可能关注不多。我因参与创办《世纪》，算是一个知情者，特别有幸的是随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萧乾先生看望冰心老人，见证了两位文坛巨匠老骥伏枥的精神状态和姐弟情深的温馨一幕。

## (一)

1993年1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同意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管并主办的《上海文史》自7月起更名“世纪”，由原季刊改为双月刊，主办单位改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与中央文史研究馆两家共同主办。2月3日，我与同事谢震林就奉王国忠馆长之命，赴京与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王楚光商谈共同主办《世纪》事宜，开展组稿工作，并向应萧馆长之邀，慨然答应担任《世纪》编委会主任的冰心汇报刊物的筹备工作。

《世纪》筹备初期，对编委会主任的人选，萧馆长先是诚邀钱锺书，在钱老婉拒后，他就恭请尊称为大姐的冰心，与他一起担任编委会主任，主编则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王国忠兼任。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我多年前已在怀念萧馆长的文中有详细交代，在此不赘述了。

2月6日，恰值癸酉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那天下午2点半，我与谢震林先到复兴门外的萧馆长家，然后一同前往冰心家。冰心老人寓居中央民族学院教工宿舍楼，与女儿吴青住一起。冰心住二楼，印象里就是大学里常见的多层老式宿舍楼。84岁的萧馆长由谢震林搀扶登楼，我紧随其后。走上二楼平台，萧馆长在门前站定，习惯性地整理衣服后，就上前敲响门铃。佣人出来开门，冰心的女婿陈恕也来迎候。文坛圈里大家都知晓，萧馆长与冰心素以姐弟相称，一个叫大姐，一个呼“饼干”。陈恕见萧馆长就亲切招呼，他也认识以前登门为其岳母拍过肖像的谢震林。他说老人在里屋呢，请我们进去。我第一次来，跟在后面，只见冰心端坐在临窗的书桌前。还未等我跨进里屋，就听到萧馆长亲切地叫冰心“大姐”，并趋前俯身紧握手心大姐的手，冰心也十分亲热地喊着萧乾“饼干”，并亲吻“饼干弟弟”的脸颊。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我清楚地听到那体现姐弟情深的亲吻声。此时，萧馆长仍握着冰心大姐的手，向大姐热情问候以表敬意和思念。随后，萧馆长在冰心左手边的凳子上坐下，姐弟俩好像是久别重逢，孩子般地急切交谈起来了。陈恕见我和谢震林站着，就招呼我俩也坐下。一会儿，保姆就为我们端上了茶水。

先说一点对冰心居室的一些印象。屋子不大，是书房兼卧室，陈设极其普

通，家具都略显陈旧，特别是临窗的大书桌(两张书桌并一起)，台面斑驳。如果撇开一些特定元素的陈设，我觉得置身其间，很难想象这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文坛巨匠的居室。可能为使老人方便起见，书桌上物件的摆放有些乱，但一盆绽放的水仙花和窗台上像是茶花的绿色植物使得满屋生辉。冰心就坐在书桌前的黑皮的太师软椅上，背后是两只并排的书橱，书桌对面靠墙也是书橱，里面放着一张很大的冰心肖像，十分显眼。后来据吴青说这张照片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拍的。书桌右边靠墙摆放着主人的床，四壁空余处挂着字画和老照片。

萧馆长一边吃着饼干，一边与冰心聊天。冰心像献宝般开心地递给萧乾说：“饼干，你今天来我要送你一份遗产。”我听到“遗产”一词，一怔，心想冰心老人究竟要送什么东西给萧馆长啊！怎么说是“遗产”呢？正在疑惑之际，就听冰心叫女婿陈恕将一个木盒子拿到桌子上。原来是一个硕大的砚台，是去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赠送给冰心的生日礼物。这方砚台足有尺把长，很沉，砚边雕有五条龙。砚台背面刻有“冰心老人九十二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旁边还刻有一个篆文的“寿”字。萧馆长欣然接受冰心大姐的馈赠，说了句令大家都笑出声来的话。他说：“我以后要把它送到现代文学馆去。”他刚接受“遗产”，还没有享用，就为它想好了归宿。

## (二)

萧馆长吃着饼干与冰心交谈一会，就言归正传，告诉她带我们登门看望的来意，说：“今天，你当主编的那份杂志，两位副主编来看你，向你汇报。”说毕就起身让座，示意谢震林坐到冰心身边来。谢震林递上一份《世纪》的介绍，是主要栏目设置，冰心就戴上老花眼镜认真看了起来，一边听着介绍。当她听到“世纪特稿”刊登重大社会历史题材的文

章时，马上笑言道：“我可不能写大文章，只能写小文章。”说着还用手比划一下，表示就那么一点点的小文章。但她没有拒绝，又谦虚地说：“看看我能写什么？”萧馆长马上接口说：“写个‘自言自语’的栏目吧。”冰心听了笑着表示同意。大家也为两位老人调侃式的话笑了。后来冰心转换话题，这样萧馆长又坐回原位，继续跟冰心介绍《世纪》。他为了让冰心听得清楚，就将身体靠近她，有时几乎对着她的耳朵说话。

冰心非常开心地告诉萧馆长：“最近香港发了我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国宝’，我不是成了‘大熊猫’了。”她的这番话又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此时，谢震林插话说：“我给夏衍先生拍照，他也说你来给‘大熊猫’拍照。”由此使冰心谈起她与夏衍之间的一则趣事。她说：“我和夏衍是同辈的，他比我小，开始他说比我小十二天，其实一查他比我小二十六天。夏衍说，我比你小就可以了。”但冰心却认真地反驳说：“那不行，我是分秒必争啊！冰心的风趣幽默，又使大家笑了起来。

萧馆长告诉冰心，去年夏衍在报上发了一篇谈足球的大文章。可能冰心没有听清楚，萧馆长又提高嗓门提示道：“谈足球，踢的足球。”这下冰心听明白了，就像孩子一样开心地叫：“哦！我喜欢看体育节目，只要有中国队。不过，我更喜欢看女排，还有乒乓、羽毛球等。”萧馆长接着说：“那你喜欢看铁榔头郎平了。”这时，冰心没有回答，却一本正经地问萧馆长：“你知道郎平是满族人吗？”萧馆长摇摇头说不知道。于是冰心谈起了满族有八个姓，一一道来，但萧馆长听后仍说我不知道啊！这惹得她气呼呼地批评起萧馆长：“那说明你还是没知识。”萧馆长对大姐的批评，笑颜以对，说：“我是蒙古族，我对蒙古族的姓也不了解。”听萧馆长说蒙古族，她可高兴啦，说：“我特喜欢蒙古包，在蒙古包睡觉，能看到天上的星星，太美了。”说话时露出一副小孩的天真模样。

两位老人谈到年龄和生死。冰心对生命逝去表现出格外的坦然和豁达，有散文名篇《生命的意义》。那天她感慨地说：“人死如灯灭，这句话说得最好了。”但萧馆长似乎并不完全认同冰心的想法，有点儿一本正经的反应，说：“你是我的世纪大姐，我们都要迎接21世纪呢！”冰心

听了笑笑，表示赞同“饼干弟弟”的话，没再说带有沮丧意味的话了。后来我才了解到，冰心早在90岁时就立了遗嘱，期待“让我安安静静死去”，交代好了身后事，其中把绝大部分“身外之物”捐赠社会，令人敬佩！

冰心女婿陈恕站立一旁陪着我们，热情、和善，面带微笑，偶尔也插话。待外出的吴青回来，两位老人交流的气氛更加欢快，笑声不断。率真爽朗的吴青有着其母的遗传基因，也充满爱心，敢说真话。看得出冰心对担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并认真履职的女儿是很欣赏的。她笑着跟我们说了女儿竞选人大代表的故事。她说，女儿单位对其敢于积极建言很有看法，在选举时希望另一位候选人当选，可选举的结果，吴青获得了百分之八十的选票。说毕，她又爽朗地笑出声来。

萧馆长问冰心：“你是否知道吴祖光在打官司？”冰心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他就凑近身子向冰心作了一番介绍。她非常认真地听着，最后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现在打官司可多了。”萧馆长却面带忧虑地说：“关键是谁陪不起啊！”冰心没有再接受萧馆长的话茬，转而说：“吴祖光和新凤霞来看过我。”萧馆长用惊奇语气说：“新凤霞也来了？”是她儿子上来的。我和他们的关系不错。新凤霞真不容易。她写了那么多东西，可贵的都是自己感情的流露。”冰心在赞赏新凤霞写出真情实感的文章之余，提到了一位大家熟悉的德高望重的老友，为她在公开场合的言不由衷深表惋惜。萧馆长此时为自己解嘲，像是开玩笑说：“我开会经常缺席，有时到了坐一会就走，亏得点名啊！”

## (三)

冰心爱猫，名闻文坛。她家的猫常常成为人们记录的对象。她背后的书橱中摆满了各种玩具猫，还有猫的照片。有趣的是那天我见识了她心爱的两只猫咪。据吴青介绍，家中的两只猫咪，妈妈特别喜欢那只叫咪咪的猫。我们关心两只猫是公的还是母的，吴青说它们都是“太监”。正谈论猫咪时，只见一身雪白的咪咪在房门口探头向里张望。吴青就朝它喊道：“咪咪，咪咪，过来，到姥姥那儿去。”那猫能听懂人话，慢悠悠地走进来，走到书桌边，听着吴青的指示，“嗖”

的一下跳到书桌上，又缓步走到冰心面前，站着不动了，似乎在等候主人的安抚。这下冰心可高兴了，她示意女儿将放饼干的碟子挪开，抚摸起咪咪，还向我们介绍说：“这只猫九岁了，昨天刚过生日，我还给它备了一只蛋糕呢。”正当我们为咪咪通人性而惊奇之际，另一只叫贝贝的猫探头探脑出现在门口，吴青也招呼它进来，可它就是站在那里张望，没有移动身子。听吴青说，妈妈不太喜欢贝贝，它是二等公民，所以不敢进来。贝贝怕生人，咪咪就不怕。当我们向家中公民等级时，吴青笑着说，咪咪是一等公民，我们是二等(指她与丈夫)，贝贝是三等公民。此时，两位老人跟我们一起去笑了，开怀的笑声在屋中荡漾。

冰心笑意盈盈，神秘兮兮对萧馆长说：“最近我收到了一笔稿费，请你猜猜，有多少？”她生怕这个问题难度太大，又补充提示：“往少的猜。”萧馆长听着冰心出的难题，疑惑了，显出无能为力神态，说：“怎么猜啊！”冰心好似鼓励地说：“你就往少的猜。”结果萧馆长自然猜不准了。当我们最后得知稿费只有三元时，大家都愣了。倒是冰心的一句话又使场面活跃起来，她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稿费，谁寄的。”陈恕感慨地说：“现在文章的稿费很低。倒是写几个字，几百，甚至上千。”萧馆长补充说：“现在文章稿费一般也就30至50元一千字。”

记得萧馆长与冰心刚见面，冰心就向我们说“饼干”是她弟弟为棋儿时的好朋友。这时她又夸赞“饼干”好，可爱。为此讲了个萧乾的可爱的故事。有天，他与为棋去乘有轨电车，当他俩看到电车顶上的长辫冒出火花时，两个天真的孩子恐被电死，赶忙逃走。冰心说到“饼干”和弟弟的窘态，“格格”地笑了起来，萧馆长也乐了。我们真为两位老人童心未泯的言谈举止而感动。

冰心突然提起儿时居住的四合院，问萧馆长那老房子拆了没有。萧馆长可能不了解房子的现状，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大概那里盖高楼了吧！”冰心沉默片刻，没再追问。

后来姐弟俩聊天的话题又转到了长寿保健。冰心问：“你上次请我吃什么药？”她说她一时记不清了。萧馆长一时犯难了，可能疑惑冰心怎么会提这个问题，就说：“不清楚啊！不过我不会随便请你吃什么药吧！”吴青此时亲热地对萧



1993年7月《世纪》在上海创刊

馆长说：“舅舅，你最重要的是要多晒太阳。”萧馆长没有应承吴青的建议，抬头朝窗外看了看阳台，好像为自己在寻找借口，说了一句：“你们的阳台比我家的。”我顺便也看了看阳台，从面积看，两家的阳台其实差不多，只是萧馆长家的阳台如同他的书房，东西特别多，给我留下了有些杂乱、灰蒙蒙的印象，而眼前的阳台打理得整洁、舒适，此时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房中，暖意融融。我想，冬日里冰心每天沐浴着阳光的温暖，一定利于她的身心健康，深知晒太阳的益处，故而有了吴青向萧馆长提的建议。

萧馆长关心冰心的健康，尽管冰心对吃保健药兴趣不大，但他仍然向她介绍了好几种保健品。冰心却说：“前不久，有人送给我两只核桃，还刻有我名字。本来我也很想送给你，作为我的第二份遗产。”萧馆长说：“这东西我有好几副呢，铁的、石头的都有。”但冰心还是觉得她的核桃好，劝萧馆长接受她的“遗产”，还不忘揶揄一番：“唉，石头、铁的都难看啊！”萧馆长面对冰心的慷慨，连声道谢，但他没有再接受她的第二份“遗产”。

离别时，姐弟俩还是同见面时一样，以拥抱、亲吻告别。我替萧馆长拿上了那只沉甸甸的砚台。

元宵节的夜，北京城的鞭炮声不绝于耳，天空尽是闪烁的烟花。此时出差在外，别有一番滋味，加上没有月亮，更多了一份遗憾。但我在灯下回想下午冰心、萧乾姐弟会面、欢声笑语不断的场景，觉得那是人世间多么难得的温馨的一幕。

今年7月是《世纪》杂志创刊30周年，写此小文，以纪念冰心和萧乾两位文坛巨匠。

2023年10月于浦江之畔



冰心与猫咪



冰心在看《世纪》栏目设置介绍，萧乾吃着饼干



1998年的春天，我踏着复旦南区的缤纷落樱，去古籍部面试。除了就读于中文系的一个老乡，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心里既兴奋，又忐忑。在文科楼八楼的走廊里，看见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黑汉子，穿着一件黑夹克，一条显出些白色的牛仔褲，善意地朝我笑笑。那意思似乎是：你也是来面试的？那就是季忠平。想不到，后来我们分在了南区19号楼104宿舍，一起度过了艰苦而难忘的三年。

宿舍在东南角，外面是个菜市场，早上人声嘈杂，夹杂一些叫卖声，让人不能酣眠。可气的是，楼上有位兄弟，总是来来回回唱一首歌：

你静静地回去，  
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  
多想伴着你的，  
告诉我我心里多么地爱你。

歌唱得不错，可是常在午觉时分唱，着实可气。直到现在，一想起南区，便想起菜市场的味道，便想起那个兄弟酷似满文军的歌声，响起“我其实一直都懂你”的旋律。另外两位舍友，一个是外文系的高材生，高高帅帅的；一个是高鼻深目、高瘦英俊的王亮，静安先生的曾孙。——在我看来，简直在国学方面无所不知。那个时候，我只是读过几本文学史，读过《宋诗选注》以及一些闲书，对学问之道毫无心得，每天去上课，惴惴然而往，惴惴然而归，拼命用功，也不顶事。还要对付英语，简直焦头烂额。幸运的是，有机会听了一些老先生的课和讲座。印象最深的是朱维

# 雕虫与蹴鞠不二

张宪光

铮先生，从文科楼九楼的走廊里走过，西装革履，目不斜视，派头十足。他开的课是中国文化史导论，东拉西扯，纵横捭阖，主要以骂人和漫谈为主，特别过瘾。

那个时候，大学里重学问，不甚重官位。对学问好的老先生，不说敬若神明，也有点崇拜的成分，说起他们的趣事轶闻来，口舌生花。有志于坐冷板凳、搞学术的人，并不少见。季忠平兄上道最快，跟着吴金华先生老早就定下了题目，搞《健康实录》校勘。最近季兄的新著《仪顾集》(中华书局，2022)出版了，多年来所写的一系列有关古汉语、古文献的论文，基本收入了这个集子。书名“仪顾”，有两层含义：一是向昆山顾亭林、元和顾千里致敬，一是“外家姓同二贤，慈母年且八秩”，是献给母亲的寿礼。我对书里的一些论文很熟悉，关于《健康实录》的几篇，便是那个时候酝酿、写成的，算起来也有二三年了。有些论文，我曾听他讲过构思、写作的过程。他在复旦读博士，我去北

看他，在宿舍里聊了一宿，就聊到了那篇《释“介石”》的来龙去脉。读着这些文字，仿佛回到了那已逝的光阴中，看他赤膊校书，汗出如浆，听他时不时抚牌大笑，“信口雌黄”。不用说，准是发现了校本文的错字，紧接着是一番信手舞的解释。他的谈兴好，酒酣耳热之际，议论风生，豪气干云，每每使听者沉醉。我记性坏，便忘了具体说过什么，可是那种氛围不会忘。

以我粗浅的理解，季兄的学问主要集中在中古汉语、文献校勘、避讳学三个方面。他的《中古汉语词语研究》首次提出了语义词(我更喜欢他最初说的“雅言词”)这一概念，对古时时期史籍、散文及实用文体中广泛存在的具有典故性质的词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东汉至唐初的大量文章，通过节缩、约举、截割、组合、附益、顺承、凝固等方式将先秦典籍中的一些词语固定下来，造成一种典雅含蓄或古典崇高的效果，这便是语义词。不懂得这些词，既不能明了作者之意，也带来了古籍整理中的很

多错谬。除了包含一部分语义词的内容，《仪顾集》主要考察了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健康实录》《文馆秘论》《册府元龟》等典籍有关的校勘问题。而语义词及避讳是他切入文本的利刃。全书最后一篇《实事以求是：浅议校勘的客观与主观》则是一篇总结性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对古籍校勘学的思考。季兄在一篇文章中说：“发现一个错字，好比揭露一个恶人；恢复一个原词，如同昭雪一起冤案。每一次对真相的追寻，都是正义的伸张。”这种追寻，贯穿了书中的每一篇文章。

粗读之下，感觉季兄的学问很好地传承了师门心法。吴金华先生常常说，读书作文不仅要有发现，还要有发明，认为季忠平雅言词的提法是一个“发明”，于是到处宣扬。《仪顾集》中的文章一篇有一篇之见，不满足于一词一义之解释，而是借此揭示某些更为普遍性的东西。比如以“渭阳”一词为例，探讨的是二十四史点校本不理解相关语义词的含义而导致的标点问

题；辨析《后汉书》关于“光武”和“世祖”的异文，则是为了澄清避讳对史籍原始面目的扰乱。他的文字，简洁准确，平朴素实，没有废话，就像他17.5%的体脂率，没有赘肉。这也与师门强调消极修辞的文风有关。至于谦卑、平和的讨论问题的语气，则是源于对学海无涯的一种自知。

有人说，文如其人。对《仪顾集》的作者来说，这话只能算对了一半。季兄是一个骄傲的人，一个意气张扬的人，一个爱讲笑话的人，一个爱踢球的人。他不屑于申请项目，不屑于多写文字，不屑于结交大腕，我行我素，昂藏自雄。年轻的时候，任职于常熟图书馆，留一头长发，率真豪放，呼朋引伴，啸傲虞山、尚湖间。他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痴迷于那种竭尽全力奔跑、射门的快乐，双手“雕虫”，双脚蹴鞠，粉红色的键盘与三色鱼色的球鞋一个也不能缺。且引一段他的跋语为证：

业虽从文，性本尚武。求学随园，始好踢球。既知命矣，犹有兴焉。攻城拳棒，甘宁所以先登；御敌新将，凌统因而后还。苍天以下，虽权势无能为力；绿茵之上，唯勇毅始克成功。夫遗生忘死为一，而雕虫与蹴鞠不二。每恨生而有涯，终失意于驰骋；未知老之将至，且取乐于钻研。

踢球与做学问，不甘人后，勇毅而为。季兄长得黑，面如重枣，留寸头，爱戴一顶棒球帽，散发出一种特殊气息，给我们添了不少谈资。三十多年前，去

图书馆上班，新来的门卫看他长得太黑了，不像个读书人，死活不让进，馆长来了，方才罢休。去复旦上课，常被拦下，问其原因，门卫只是说“别的人可以进，你不能进”，不得已请门卫转告校长他不去上课了，门卫慌了，方才放行。去坐火车，万千人中常常被警察叫过来查验身份证，有一回他看了一下机器，上面写着“未命中”三个字。他爱诵的诗句是：“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以前不善饮酒，少少则若关公，现在常半夜饮过酒书。他还会烧饭，红烧肉是一绝。

这个汉子说，学问若游戏，是一种消遣。旨哉斯言！对季兄来说，砚田即是战场。真正的游戏，与游戏之外的东西无关，需要公平精神与倾情投入，需要无功利的态度和雍容。单纯的学问与单纯的足球一样，给予人的是纯粹的快乐。读《仪顾集》，给人的正是这样的快乐。

